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怕老婆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怕老婆故事



ANTIC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怕老婆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怕老婆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321-1291-3

I. 怕...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41610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怕老婆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年8月第3版 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321-1291-3/I·1003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451182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060)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苦尽甘来

将虎作马	2
杀鸡得金	6
忍无可忍	10
盗羊受赏	14
小子出嫁	17
杂役升官	22

无妒不爱

“老瘾头”犯难	27
“地头蛇”认输	31
“床头柜”错跪	36
“李大脚”寻夫	40
“大憨头”赞妻	45

丑态百出

下缸喝酒	50
看戏着迷	53
训妻出丑	56

出足洋相

潇洒走一回	63
便宜货风波	67
床下堵鼠洞	70
“万岁爷”告天	72
请夫人阅兵	74
花银子买打	77
打五下肚皮	79

大混蛋一个	83
胡闹戏谑	
“妻管严”罚妻	86
儿子胜老子	90
水从高处来	93
还有五壶酒	95
俯首帖耳	
报不清的账	98
死也怕老婆	101
吓成一摊泥	104
百灵鸟洗澡	108
生姜手抓钱	109
葡萄架倒了	110
往哪儿告状	111
苦心劝诫	
君子协议	114
改名悔过	118
夫人怪病	122
阴雨转晴	126
曲线尽孝	130
杀鸡劝妻	133
早怕早好	135
君子动手	138
逆来顺受	
李家阿嫂	141
酒鬼戒酒	146

苦 尽 甘 来

好运往往伴随难以想象的苦恼和
弯弯曲曲的道路降临。



将虎作马



东北大兴安岭有个岭安村，村里有一对夫妇，男的叫王老实，女的叫王安芳。王老实果然老实，家里一切大小事务，全由老婆说了算，王老实只有奉命执行的义务，没有违拗回嘴的权力。虽说他们家里很穷，日子过得不怎么地，但由于王老实对妻子百依百顺，所以夫妻俩的感情倒也不错。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风声雨声惊动了他家那头猪，“嚎嚎”地叫着要往外冲。这可急坏了王老实夫妻俩，王老实的妻子急中生智，命令丈夫拿了家中的白酒灌进猪的肚子里。这一招倒也见效，当场把猪醉倒，安安静静地躺下了。

谁知他们夫妻俩办完这件事刚回到自己卧室里睡下，一只老虎闯进了猪圈。

这是只老掉了牙的老虎，已经失去在山中追捕猎物的能力，只能到村子里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以填饱肚子。它这一来，可就害苦了附近村民们了，今天丢一只猪，明天少一头牛，闹得家家户户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政府贴出公告说：谁能在不伤害这只老虎的前提下将它捉住，奖励人民币两千元。可是两个月过去了，连老虎的毛也没拔下一根。

老虎已经饿了几天，今天趁风雨之夜来到岭安村，又闯进了王老实家的猪圈，正好又碰上了醉倒在地地的猪，于是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三下五除二把一只猪连皮带骨统统咽进肚子里。它吃饱了以后，摇摇晃晃地也成了醉汉，摇进了马房，一头栽倒在地，“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王安芳就催促王老实起床：“哎，风停啦，雨也住啦，快起来吧！”王老实揉揉眼睛：“天还没亮，起来干啥？”你忘啦？咱们村老蔡在城里开了家‘幸福’饭店，不是要找个服务员吗？报名时间就是今天，你要去迟了就轮不上你了。快给我起来！”

老婆的话就是圣旨。现在老婆下令，王老实哪敢违抗！他一骨碌从床上起来，拉开大门一看，却又犹豫了：“天这么黑，怎么走呀？”“你不是熟门熟路吗？看不见就摸着走嘛。”“万一碰上老虎咋办？”“你还有点男子气吗？拉倒吧，你不去我去！”老婆这一激，王老实只得硬着头皮出了门，来到马房，从墙上取下马鞍、缰绳和蛇皮鞭，然后走进马房，伸手去牵马。可马房里空荡荡的。马到哪里去了呢？他压根就没想到马早被老虎吓跑了。王老实顺着墙壁在马房里摸过来，又摸过去，终于摸到了躺在地上的老虎，就拍拍它的身体说：“啊，我的老伙计，你躲在这儿呀！起来，起来，咱们一起进城逛逛去。”

老虎昨夜醉得不轻，现在正昏昏沉沉地睡得好香，哪里听得见王老实的说话。任由王老实扳开它的嘴巴，塞进马嚼子，用缰

绳牢牢地拴住了它的头，再在它背上铺上马鞍，紧紧系牢腹带。王老实做好这一切，见它还躺着不动，就狠狠地踢了它两脚，说道：“老伙计，咱们走吧。”

老虎正迷迷糊糊睡得挺香，这两脚把它给踢醒了，“呼”地一下站了起来。王老实一跃上了虎背，两条腿一夹，鞭子一甩，赶着老虎上路。这时，老虎完全清醒了，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使劲抖动身子，想甩掉压在背上的包袱。王老实觉得奇怪，这马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样暴烈了呢？他一边说：“老伙计，你今天是怎么啦？”一边夹紧双腿，还挥起鞭子往老虎屁股上狠抽了两下。老虎从未有过这种经历，想用爪子抓，可是够不着，用嘴咬吧，嘴里横着马嚼子，使不上劲，而屁股上又被鞭子抽得火辣辣的，只得忍痛狂奔起来。

从岭安村到幸福饭店不过八里路，一路上，老虎奔奔跑跑，蹦蹦跳跳，一直未能摆脱王老实的驾驭，等到饭店门口时，天还没亮。王老实当然也没发现自己骑的竟是老虎，仍然当作马拴到了饭店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就坐到台阶上等开门了。

过了一阵子，天渐渐亮了。饭店蔡老板打开大门，见王老实坐在门口，就说：“唷，是你？你来得真早呀！”王老实说，“今天我那马跑得特快，早就到这里啦！”蔡老板朝门外一望，不觉打了个“咯噔”：“那树上拴的是马吗？”仔细一看，天呐！那不是老虎吗？他吓得差点站不稳了，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真是骑它……来的？”“那还有假，我是用鞭子抽它赶来报名当服务员的，老板，你看我行不？”王老实说着扭头一看，啊呀我的妈呀！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抓住老虎当马骑，吓得一下跌坐在台阶上站不起来了。

蔡老板立即将这事向乡里报告，乡里又给县里挂了电话。消息一传出，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看新鲜，一个个跷起大拇指称赞王老实，弄得王老实十分尴尬。

下午，一辆装有铁笼子的大卡车开到饭店门口，几个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老虎关进笼子载走了。接着又召开了表彰大会，乡长亲手给王老实挂上大红花，并当场奖给他两千元现金。当王老实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一说，大伙都乐得哈哈大笑。有人笑道：“王老实，你这两千元奖金是你老婆骂来的，你应该谢谢她，让她以后再多骂骂你！”人们一听又哄堂大笑。

（林 恃）

杀鸡得金



袁江在清河仪表厂是个出名人物。此人虽然生得腰宽体壮，牛高马大，走起路来步步生风，然而不知何故，他在妻子何丽的前面，如同老鼠见了猫，连大气也不敢出。在厂里，同事们嬉笑他为“床头柜”。

话说星期日这天早晨，忙碌了一周的袁江本想美美地睡个懒觉，然后再起床做饭、洗衣服。哪知天刚蒙蒙亮，妻子便一脚将他蹬醒：“快起床买菜去，今天我弟弟要带他的女朋友来玩。对了，鸡子要买大一点儿的。”她说罢，翻个身，很快又进入梦乡。

妻子的话在袁江听来，犹如圣旨，丁点儿不敢怠慢，他揉揉惺忪的双眼，忙起身穿好衣服下了床。提了菜篮子正欲出门，一摸衣兜，连个硬镢儿也没有。妻子是“财政大臣”，一切都听从她

的安排，袁江只好走进屋里，向妻子要钱。他见妻子睡得正香，不敢叫醒她，只得站在床前怔怔地等着，等了好一会，总算等到妻子翻过身来，他急忙弯下腰轻声说道：“何丽，我没钱买菜。”妻子没吭声，撑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十元的人民币递给袁江，又一溜身钻进被窝里。

袁江长长地舒了口气，出了门，放开脚步急匆匆赶到菜市场，来到禽货摊前。他从东头走到西头，问遍了所有卖鸡的价格，然后才在一位卖鸡的老人面前停了下来：“老人家，请你给我挑一只大一点儿的鸡。”

老人问：“是要公鸡，还是要母鸡？”

袁江一下子愣住了，刚才离家时忘了问妻子，这可怎么办？回家去问吧，又怕被妻子骂他是个木头脑袋；不问个明白，不中妻子的意，又要遭一顿臭骂。他左思右想，决定买一只公鸡。如果妻子要的是母鸡，就说没有卖母鸡的。

老人将一只大公鸡拴好，过了秤。袁江不放心，又接过秤来复称了一遍。“老人家，你能不能给我开张发票？”袁江将鸡子放进篮子里，边付款边问。

老人有些不解地反问道：“你要发票干什么？还能报销？”“我……我是给别人买的，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老人用手指着一圈卖鸡的说：“我们这些做小本生意的哪儿有发票。再说，我卖了几年的鸡，也从没见人要个什么发票，不信，你去问问别人。”

袁江回过头来，见好多人都看着他，觉得有些难堪，忙说：“我不要了。”说话间，他去提篮子，哪知篮子里空空的，鸡子不见了。这下子急得袁江不顾一切地大声嚷道：“谁个拿了我的鸡子？”

这时，马路对面有个络腮胡子回答说：“嚷什么？我给你杀好了，回家洗洗就可下锅了，多省事。”

袁江见他一手操着刀，一手提着鸡，正笑着望着他，便气呼呼地走过去说：“谁叫你杀的？我又没请你！”

络腮胡子仍笑眯眯地说：“师傅，你别生气，算我不对。别人杀只鸡五角，我只收你三角，这可以了吧。交个朋友嘛，权当你照顾我的生意了。”

袁江见鸡已杀了，再吵也没用，就摸出三角钱，说：“那你快点，我回家还有事。”

“这就好了。”络腮胡子说着话，已褪下鸡毛，接着开膛破肚，没几下就完成了任务。

袁江又说：“师傅，请你找个塑料袋，将鸡毛、鸡肠子和鸡嗉子给我装好。”“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你留着干什么？”“好，全给你，这鸡血也给你。”络腮胡子边说边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了塑料袋。

袁江收拾好东西，又到其他摊位上买了几样菜。回到家里，何丽已起床，正在收拾房子。

“买的菜怎么样？我瞧瞧。”何丽放下手中的活儿走过来，从篮子里提起那只鸡，看了看说：“是公鸡还是母鸡？斤两够不够？”

“菜市场上今天没有卖母鸡的。”袁江说着掏出剩下的钱递给何丽，“这只鸡的斤两保证够，我还复了秤。不信，你重新称一称。”袁江边说，边从篮子里提出一只塑料袋递给何丽。

“这是什么？”何丽问道。

“鸡毛、鸡血、鸡肠子和鸡嗉子。”

“你把这些脏东西拿回来干什么？”

“不拿回来，你要是复秤，不够咋办？不然又说我短斤少两省下钱来买烟抽了。”

“真是恶心人，给我扔了。”

袁江刚转身，何丽又叫道：“不要扔了，你把这些东西洗干

净，好喂小花猫。”

袁江自认倒霉，又不敢再吭声，只好按照妻子的话去做。当他打开鸡嗓子，朝灰兜里翻倒脏物时，他的两眼怔住了。

“何丽，你快来看这是什么？”袁江高兴地叫道。

“又犯啥神经病了？”何丽嘴里唠叨着走出来。

“你瞧，这一定是粒砂金。”

何丽忙从袁江手里接过来，掂了掂重量，又到凉台上迎着太阳照了照，笑着说：“你拿到大门口银行里鉴别一下，快去快回。”

袁江去了没多大会儿就回来了，一进门就笑着说：“何丽，这是真的，值几十元钱呢！”

“瞧你这个傻样子，快去干活。”何丽拿着那粒砂金，转身进了里屋。

袁江朝里屋努努嘴，又坐下来忙开了。

自此之后，同事们再叫袁江“床头柜”时，他不气也不恼，还“嘿嘿”直乐呢！

（张省如）

忍无可忍



老王是个动笔杆子的老实人，他的老婆是摆水果摊的，可是个少有的厉害女人。她刻苦、勤劳，就有一点不好，爱骂人，骂起来能一口气骂遍老王十八代祖宗。老王被骂得实在受不了，他真想登个广告，和聋子换老婆。

有一天，老王奉老婆之命去五金商店买一辆小三轮车。一个长得挺秀气的姑娘见了老王，像唱歌一样介绍道：“本店商品质量可靠，实行三包，信誉至上，请多多关照！”老王受宠若惊，忙付了三百多元钱买了一辆车，拉着就走。他老婆见买来了新车，忙蹬车去买水果。谁知这小三轮一载重就散了架，气得他老婆破口大骂，命令老王立即拉破车去商店交涉。

老王灰溜溜地拉了破车直奔五金商店，见到那个长得挺秀